铁路的孩子

前　言

英国女作家伊迪丝·内斯比特(1858—1924)出生在伦敦,父亲在自家开办的一所农艺学校里教书并兼任校长。内斯比特是家中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,三岁时父亲不幸去世;九岁时随母亲到欧洲大陆生活,先后在法国和德国接受教育;十三岁时全家人回到英国,先是住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,后来又搬回到伦敦。内斯比特从少女时代起结识了一些诗人,其中包括著名女诗人罗塞蒂,这使她对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,她的诗才也逐渐显露。一八七六年她十七岁的时候,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,此后便时常在杂志上发表诗作。十八岁时,她结识了兼具才华与魅力的休伯特·布兰德,俩人坠入爱河并于两年后结婚。

布兰德思想激进,是位改良派社会主义者,内斯比特也因此积极卷入了社会活动。一八八四年夫妻俩与另外几位朋友一起创立了“费边社”,布兰德是该社团的第一任主席,内斯比特是第一期社刊的主编,他们甚至给当时出生的儿子也取名叫“费边”。“费边社”集中了当时英国社会最优秀的一批精英分子,包括政治活动家、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和文学家。英国文豪,著名剧作家乔治·萧伯纳就是当时“费边社”的成员,他与内斯比特在这里相识,两人亲密的友谊延续了一生。萧伯

纳曾资助过她，给她的孩子付过学费。另一位著名的“费边社”成员是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，他非常赏识内斯比特的儿童文学作品。由于她的作品大多以伊·内斯比特的笔名发表，威尔斯起初还以为她是位男作家。

伊迪丝·内斯比特是位多产作家，她发表过的各类文体作品共一百来部，其中尤以儿童文学创作最为辉煌。内斯比特名扬四海后，欧亚许多国家纷纷译介她的代表作。她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发表于一八九〇年，是一本名为《两季的歌》的儿童诗集。伊迪丝·内斯比特的儿童文学创作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小说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亲情与冒险故事。代表作有《探宝的孩子们》和《铁路的孩子》。在这类作品中，儿童人物鲜明生动，栩栩如生；人物对话富于想象，童趣盎然。另一类是更具有知名度的童话及神奇幻想故事。代表作有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、《沙妖》、《不死鸟和飞毯》以及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等。在这类作品中，故事情节离奇曲折、悬念迭出、引人入胜，内斯比特赋予其作品丰富的想象空间却又不失合理，给小读者以如临其境、真实可信的感觉。内斯比特文学上的成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，有人称她“不仅是英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，也是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。”英国政府也鉴于她的成就于一九一五年起发给她养老金。

《铁路的孩子》是一部经典儿童小说，发表于一九〇六年。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英国家庭三个孩子的成长经历。大女儿叫罗伯塔，别人都叫她波碧，是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孩

儿。老二是男孩儿名字叫彼得，他酷爱火车，是个敢于冒险的孩子。最小的女儿是菲利斯，她心直口快，有时会出于好心把事情办糟。他们本来住在伦敦郊区的别墅里。爸爸是政府公务员，他虽然很忙，但一有空儿就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。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，她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，还亲手写故事和有趣的小诗念给孩子们听。这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爸爸被人陷害关进了监狱，全家人不得不离开伦敦的幸福生活，搬到乡下一所农舍去居住。爸爸的离去使全家陷入困境，妈妈独自一人支撑起这个家。这本来是一个辛酸而凄苦的故事，然而在内斯比特的笔下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童年的情趣与健康成长。是妈妈的不懈努力维系了温馨的生活，也是妈妈的教诲使孩子们始终保持着善良、正直和勇敢的品格。故事以铁路为背景展开，生动地描写了孩子们的快乐和痛苦、正直与善良。在离家不远的火车站，孩子们结交了许多朋友，有搬运工普克斯，还有车站站长。孩子们还结识了一位老先生，在家中陷入困境时，是那位老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孩子们和妈妈一起收留过一位流亡的俄国作家；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铁路灾难；他们还扑灭了运河驳船上的一场火；也救助了一位隧道中摔伤的少年。他们的善良、勇敢和高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。在故事的最后，爸爸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洗清了不白之冤，回到家里与妻子和孩子们团聚。这样的故事安排似乎过于完美，但内斯比特分明是在告诉读者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她留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和感动。

这部小说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，许多地方都有作者本人

的影子，故事里的那位母亲俨然就是内斯比特自己。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作者本人就是一位高尚的女性。小说中的寓意是深刻的，它所颂扬的是善良、勇敢和高尚。在我们实施“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”的今天，这本书的推出具有特别的意义。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如同一张白纸，需要由社会的笔墨来点缀。一本好书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，滋养他们的心灵。我曾把小说中一些片段读给我上中学的女儿听，她很感动并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。相信无论大读者还是小读者读完这本书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译者

2004 年 5 月 30 日，北京，昌平

献给我亲爱的儿子

保罗·布兰德

他对铁路的了解是本书顺利完成的保障

第一章　故事的开始

过去，他们和铁路没什么关系，也没有想过铁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只知道坐上火车就能去马斯基林库克童话剧院、动物园和蜡像馆。他们是普通的郊区孩子，和父母一起住在普通的郊区别墅。这种别墅的前门脸儿用红砖砌成，大门的窗子上镶着彩色玻璃，铺有地砖的走廊就算客厅，有一间冷热水俱全的浴室，还有电铃和法式窗户，室内大都涂成白色。这就是房屋中介所说的“具有一切现代设施”的别墅。

家里有三个孩子，老大是女孩儿，叫罗伯塔。常言道，做母亲的从不偏心眼儿。不过，假如母亲有所偏爱，那就是罗伯塔。老二是男孩儿，叫彼得，长大后想当一名工程师。最小的女儿是菲利斯，她可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姑娘！

母亲从不把时间花在无聊的串门儿上——拜访那些无聊的女人，然后在家里无聊地等待那些无聊女人的回访。母亲几乎总在家里，和孩子们一起玩儿，给他们读书听，帮助他们完成作业。孩子们上学的时候，她还常常写些故事，等他们回家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就大声念给他们听。母亲能写出一首首有趣的小诗，无论是孩子们过生日，还是家里的重要场合，她都要施展一番自己的才能。给小动物“洗礼”呀，装修布娃娃的房间呀，甚至孩子们患腮腺炎的恢复期，都算是家里的重要场合。

孩子们真幸运，他们总能得到想要的一切：漂亮的衣服，房间里温暖的炉火，可爱的儿童间里堆放着的玩具，还有壁纸上的鹅妈妈。孩子们还有自己的保姆和一只狗，保姆善良而快乐，狗的名字叫詹姆士。父亲简直完美无缺。他从不生气，也从不偏袒谁，总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。如果不能和孩子们玩儿，他就找出最好的理由说服他们，他那风趣幽默的话语总能让孩子们相信，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

你是不是觉得这家人很快乐？确实如此，但那快乐只属于过去。终于有一天，峡谷角别墅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这时，他们才感到过去的快乐意味着什么。他们今后将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
可怕的变化来得异常突然。

彼得十岁生日那天，收到许多礼物，其中一件是玩具火车头。这可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好玩具，别的玩具虽然可爱，可哪件也都不能和它比！

整整三天时间，火车无与伦比的魅力让孩子们无法抗拒。有一天，火车不知为什么“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可能是因为彼得没有经验，也可能是菲利斯心太急，好心办了坏事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别的原因。火车的爆炸声吓坏了詹姆士，它跑出家门一天都没回来。挂在车头后面的是“诺亚方舟”，坐在上面的小人儿都被炸成碎片。家里别的东西倒是没损坏，就是火车太可怜，彼得的心也伤透了。听说彼得为这事儿哭过。当然喽，不管多么不幸，也不管运气有多坏，十岁的男孩儿从来不哭。彼得于是解释说，是因为得了感冒，眼睛才红了。其实，彼得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，但他居然真的感冒了。第二天，他不得不躺在床上。母亲害怕起来，生怕儿子得

了麻疹。突然，彼得从床上坐起来，大声说：

“我讨厌喝粥，我讨厌大麦汤，我讨厌面包和牛奶。我想起床，想吃真正的好东西。”

“你想吃什么？”母亲问。

“想吃鸽子肉饼，”彼得迫不及待地说。“一大张鸽子肉饼，要特别大的。”

于是，母亲吩咐厨师做一大张鸽子肉饼。过了一会儿，肉饼擀出来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擀出来的肉饼上了饼铛。肉饼还没有熟透，彼得就吃上了，他的感冒也好多了。母亲这时也写好一首小诗。诗的开头描写彼得多么不幸，多么高尚。接下来，诗是这样写的：

一辆火车彼得最爱，
朝夕相伴形影相随。
祈求上苍保佑平安，
盼望火车纵横南北。

请你做好心理准备，
我的故事让你心碎。
火车螺丝也会发疯，
锅炉爆炸零件横飞。

捡起火车两眼垂泪，
找到妈妈诉说伤悲。
七零八落废铁一堆，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
可怜车上那些宝贝，
不是断臂就是少腿。
最心疼的还是火车，
乘客死活倒无所谓。

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
彼得病根从何而来。
鸽子肉饼灵丹妙药，
安神止痛吃它一块。

围着毯子暖意融融，
晚点睡觉有何不行。
自此立下宏图伟愿，
誓与厄运一决雌雄。

彼得双眼为何发红？
都是感冒充当元凶。
只要能吃一块肉饼，
来者不拒喜在心中。

父亲到乡下已经三四天了，现在，彼得把修好火车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因为父亲的手特别巧，无论坏了什么他都能修。他经常给木马充当“兽医”。有一次，可怜的木马出了问题，大家谁都没有办法，准备把它扔掉算了。就连木匠也说，没有什么好法子了。那一次，是父亲救了它的命。布娃娃的摇篮也由父亲来修，别人还真的修不了。用一点儿胶水和小木片儿，还有铅笔刀，诺亚方舟里的小动物就牢牢地固定

住了，和原来一模一样，也许比原来还结实呢。

彼得像一个胸怀全局的大英雄，在父亲面前一个字也没提火车的事，直到父亲吃完了饭，吸完了他那支饭后雪茄。这个胸怀全局的主意是母亲出的，彼得只是照她的意思去做。对彼得来说，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呀。

最后，母亲开口说话了。她对父亲说："好了，亲爱的。如果你吃好了，感觉也不错，我们想告诉你一起重大的'铁路事故'，想听听你的意见，看该怎么办。"

"好，"父亲说，"那就快说吧！"

于是，彼得把那个不幸的故事讲了一遍，然后把火车的残骸拿给父亲。

父亲把火车从头至尾仔细地看着，嘴里"哼"了一声。

孩子们都屏住呼吸。

"没有希望了吗？"彼得问。他的声音低沉、不安。

"希望？当然有，大得很！"父亲兴致勃勃地说。"只有希望可不行，还要有点儿钎焊或是焊锡，还得有个新的阀门。我看还是早做打算，拿出星期六下午修火车，到时候大家都来帮忙。"

"女孩儿也可以帮忙修火车吗？"彼得疑惑地问。

"当然可以。女孩儿和男孩儿一样聪明，这一点可不能忘！菲利斯，你想不想当火车司机？"

"那我的脸脏兮兮的怎么办？"菲利斯面无表情地说，"我要是当司机，恐怕会摔坏东西。"

"我喜欢开火车，"罗伯塔说，"爸爸，长大后我能开吗？也许我能当烧火工？"

"你是说司炉，对吧？"父亲一边说，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火

车,“长大后如果你愿意,我们看看能不能让你当上女司炉。记得我小的时候……”

正在这时,外面有人敲门。

“这是谁呀!”父亲说道,“我们住的别墅就该像城堡,外面有河,有吊桥。看谁还敲门!”

敲门的原来是家里的客厅女佣,名叫露斯。她长着一头红发,进门后说有两位先生要求见主人。

“先生,我已把他们俩带到书房去了。”露斯说。

“一定是给牧师捐款的事儿,”母亲说,“也许是假日唱诗班基金的事儿。亲爱的,打发他们快走。好好的一个晚上都让他们搅和了,孩子们就要睡觉了。”

父亲不可能把客人很快打发走。

“我们要是有河、有吊桥该多好,”罗伯塔说,“如果有,不想让人进来的时候,就把吊桥拉起来,外人谁也进不来。看着吧,一会儿客人不走,爸爸准会忘记他自己小时候的感受。”

为了消磨时间,母亲给孩子们讲起了童话故事。这是一个绿眼睛公主的故事,孩子们以前没听过。书房里不时传来父亲和客人的说话声,故事不断受到干扰。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,根本不像他平时说话的声音,平时也有索要善款的人来家里,他从来不那样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,书房的铃声响了,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“他们就要走了,”菲利斯说,“爸爸的铃声是让客人走。”

露斯并没有把客人送走,而是自己走了进来。孩子们觉得露斯看上去怪怪的。

“请……请……”露斯说,“先生他叫您到书房去,夫人。他脸色难看死了,一定是坏消息,您要做最坏的打算。也……

也许家里死了人，或是银行存款出了问题，或者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露斯，”母亲轻声说，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随后，母亲走进书房。又一阵说话声之后，铃声再次响起，露斯叫来一辆出租车。孩子们听见，客人走出房门和下台阶的皮靴声。出租车开走了，大门也关上了，母亲这才回到屋里。她那张痛苦的脸苍白得像自己的衣领，两只眼睛很大，闪闪发光。紧闭着的嘴像一条线，红里渗透出苍白；她的双唇很薄很薄，已失去了原有的形状。

“该睡觉了，”她说，“让露斯照料你们去睡。”

“可你答应过我们，只要爸爸回家，今天晚上就可以晚睡。”菲利斯说。

“爸爸又被人叫走了，有公事，”母亲说。“去吧，我的宝贝，快去睡觉。”

孩子们吻别母亲，离去了。只有罗伯塔依依不舍，她又拥抱了母亲，然后轻声说：

“妈妈，没有坏消息，对吧？没有人死……或者是……"

“没有人死，没有。”母亲说，差不多是把罗伯塔推走的。“今晚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，我的心肝。快走吧，宝贝儿。”

罗伯塔只好离去。

露斯给两个女孩儿梳了头，帮她们脱了衣服。（平时，这些事情几乎都是母亲亲自去做。）然后将汽灯熄灭，离开了房间。露斯发现彼得还穿着衣服，在台阶上等着。

“我说露斯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“不要问我，我不想说谎，”满头红发的露斯回答，“很快你就会知道一切的。”

夜已经很深了，母亲走上楼来。孩子们在熟睡，她吻了每

一个孩子。吻到罗伯塔时，她醒了，但一动不动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如果妈妈不想让我们知道，”罗伯塔心里想，“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黑暗中，母亲在哭泣，罗伯塔能够感觉到母亲抽噎时的气息。

第二天清晨，孩子们下楼吃早饭。这时，母亲已经离开了家。

“去伦敦了。”露斯一边说，一边走开了，留下孩子们自己吃早饭。

“情况不妙，”彼得一边说，一边磕碎手里的鸡蛋。“露斯昨天晚上告诉我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的。”

“你问她了吗？”罗伯塔说，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

“我当然问了！”彼得生气地说，“你可以躺下就睡，不管妈妈的忧愁。可我不能，所以我就去问了。”

“妈妈不想说的事，就不该去问仆人。”罗伯塔说。

“你说得对，假正经小姐，”彼得说，“接着讲你的歪理吧。”

“我说的可是正经事儿，”菲利斯说，“波碧这次可没说错。”

“当然了，她从来就没有错过。在她看来，”彼得还想说下去。

“行了，不要吵了！”罗伯塔大声叫起来，放下了手中的蛋匙。“咱们自己就不要闹了。我敢说，家里已经大难临头了，难道还雪上加霜不成！”

“那我就要问一问了，是谁挑起的这一切？”彼得说。

罗伯塔鼓了鼓勇气，回答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好了。可是……"

“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！”彼得得意洋洋地说。可在上学

之前，彼得却诚恳地拍了拍姐姐的肩膀，告诉她要振作起来。

下午一点钟，孩子们回家吃午饭，母亲不在家。到了下午茶的时间，母亲还没有回来。

母亲回家时，已经快七点了。她面容憔悴、疲惫不堪。见此情景，孩子们没再多嘴。

母亲重重地坐进了扶手椅子。菲利斯从母亲的帽子上取下长别针，罗伯塔脱去她的手套，彼得解开她的鞋带儿，把那双柔软的丝绒拖鞋拿了过来。

母亲喝了一杯茶。她的头还很疼，罗伯塔在她的头上涂了些法国花露水。母亲说：

“好啦，可爱的孩子们。我现在想告诉你们，昨天晚上来的那些人的确带来了坏消息。你们的父亲在今后一段日子里还不能回家，我很担心这件事儿。你们大家都要帮助我，不要让我再为别的事情操心。”

“我们不会的！”罗伯塔一边说，一边把妈妈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。

“你们可以帮助我，”母亲说，“只要你们听话，高高兴兴，我不在家时也不吵架就行。”听了这话，罗伯塔和彼得惭愧地互相看了一眼。母亲继续说：“今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会经常不在家。”

“我们不吵架，一定不吵，”三个孩子齐声说。这的确也是他们的心里话。

“那好，”母亲接着说，“请你们不要再问起这件事儿，也不要向别人打听。”

彼得向后缩了一下身子，穿着长靴子的双脚在地毯上蹭来蹭去。

“彼得，我的要求你答应了，是不是？”母亲问。

“我问过露斯这件事儿，”彼得终于把话说了出来，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

“那她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我很快会知道一切。”

“你们没必要知道这件事儿，”母亲说，“这是公事，你们根本不懂，懂吗？”

“不懂，”罗伯塔回答，“是不是就是政府的事儿？”她知道父亲在政府机关做事。

“对呀，”母亲回答，“该睡觉了，可爱的孩子们。不用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妈妈，您也不用担心，”菲利斯说，“我们都听话，做个好孩子。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，吻了吻三个孩子。

“明天早上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听话，做个好孩子。”彼得一边说，一边和两个女孩儿一起上楼。

“为什么现在不做听话的好孩子？”罗伯塔说。

“你真笨，现在有什么好不好的，”彼得说。

“我们现在可以觉着自己是好孩子，”菲利斯说，“比如，不说粗话。”

“谁说粗话了？”彼得说，“波碧心里很清楚，我说她‘真笨’就等于是叫她‘波碧’。”

“等于？”罗伯塔说。

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爸爸用过一个词儿是……对了，‘亲情表白’。晚安！”

两个女孩儿把衣服叠了又叠，比平时整齐多了。这是她